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六八

順康年間的詞學

清初的文論

新馬華人社會及南洋自然景觀

清代女性《紅樓夢》題詠的現象

清代女性《紅樓夢》接受史及其研究史

王力堅◎著

跨域研究

清代文學



清代文學跨域研究

文史哲大系 268
王力堅 著

天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清代文學跨域研究 / 王力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津, 2013. 08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268)
ISBN 978-957-668-992-5(平裝)

1. 清代文學 2. 文學評論

820. 907

102012183

文 史 哲 大 系 ②68

清代文學跨域研究

著 作 者 : 王 力 堅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 台 北 市 10662 建 國 南 路 二 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 話 : (02)23636464 傳 真 : (02)23635439
郵 政 劃 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 記 證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台 業 字 第 5820 號

25 開本 (15×21 公分) 272 頁

初版 : 2013 年 8 月一刷 新台幣 300 元

ISBN 978-957-668-992-5

目次

前言	1
----------	---

上編

第一章 順康詞學：從「錯位尊體」到「本位尊體」	4
一、引言	4
二、詩化：歷史之借鑒與時代之需求	6
三、雅正：理論主張之錯位演繹	11
四、「分鑣並騁」說之意義所在	16
五、以「綺靡」為本位尊體	21
六、「本位尊體」說之失控運作	27
七、結語	29
第二章 清初文論：從「窮而後工」到「達而後工」	33
一、引言	33
二、「窮而後工」說之歷史延續	34
三、對「窮而後工」說之質疑與非難	39
四、「達而後工」說之時代反映	47
五、「工」之含義及其異變	52
六、結語	57
第三章 異域詩境：黃遵憲筆下之南洋景觀及華人社會	61
一、引言	61

二、海色蒼茫夜氣微，一痕涼月入柴扉——詩人之感情世界	62
三、凡我化外人，從來奉正朔——南洋之華人社會	67
四、冬亦非冬夏非夏，案頭常供四時花——奇異之風物景色	69
五、黃遵憲南洋詩與其文學主張之關係	74
六、黃遵憲南洋詩得失平議	82
七、結語	89

下 編

第一章 清代才媛紅樓題詠之型態分類及其文化意涵	94
一、引言	94
二、騷女癡兒愁不醒——清代才媛之紅樓閱讀感動	95
三、寄語聰明嬌女子——清代才媛同性互動之題詠	100
四、兒女千秋各斷腸——清代才媛異性互動之題詠	107
五、新詩何必譜紅樓——清代才媛生活之紅樓影響	116
六、結語	121
第二章 清代才媛紅樓主題題詠剖析	123
一、引言	123
二、「情」主題說	124
三、「情／空」主題說	130
四、「幻／夢」主題說	137
五、「世情」主題說	141
六、結語	145
第三章 清代才媛紅樓人物題詠論析	149
一、引言	149
二、斑斑空染湘妃淚——黛玉題詠	150

三、一副柔腸消世態——寶釵題詠	155
四、鍾情公子本天然——寶玉題詠	161
五、眾中巾幗盡奇才——群芳題詠	166
六、結語	180

外編

第一章 晚清女性紅樓接受之社會學探討	186
一、引言	186
二、晚清女性創作型態之變化	187
三、紅樓接受之都市化及青樓化	196
四、抒情方式及藝術型態之纖柔俗媚化	204
五、出版傳播管道之變化	210
六、結語	216
第二章 清代才媛紅樓接受研究之思考	219
一、引言	219
二、清代才媛紅樓接受之表現	221
三、清代才媛紅樓接受研究之意義及方法	230
四、結語	236
第三章 近20年海峽兩岸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評述	239
一、引言	239
二、清代女性紅樓接受專論	240
三、清代女性紅樓題詠之研究	242
四、清代女性紅樓繪畫之研究	244
五、清代女性紅樓續書之研究	246
六、清代女性紅樓戲曲之研究	249

七、有關清代女性紅樓接受背景之研究.....	251
八、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之若干議題.....	253
九、結語.....	258
附錄：清代才媛紅樓接受作品目錄表.....	261

前 言

所謂「跨域」，有三重含義：一，跨領域；二，跨地域；三，跨性別。

我的清代文學研究開始於 1995 年。其實，這就是一個跨領域研究的開始——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領域是六朝詩學。一次偶然的機會，1995 年我跨域進行一個有關清代詞學的研究，由此開啓我跨域研究的第一步。這也就是本書上編第一章〈順康詞學：從「錯位尊體」到「本位尊體」〉的由來。之後，配合著出席不同的學術研討會，相繼撰寫了有關清初文論以及晚清詩人黃遵憲的論文，這便是本書上編第二章〈清初文論：從「窮而後工」到「達而後工」〉與第三章〈異域詩境：黃遵憲南洋詩中的華人社會及自然景觀〉的由來。

很快的，大約四五年後，又一個偶然機會，接觸到清代女性文學，為其間豐富且燦爛的文史資料所震撼，一頭紮進清代女性文學研究領域，也就是從主流（男性）文學研究領域，跨域到邊緣（女性）文學研究領域。這一跨性別領域的研究，持續了十年以上，先後出版了《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與《清代才媛沈善寶研究》二書。此外，申請、執行臺灣國科會計畫案，撰寫了系列有關《紅樓夢》女性題詠的論文，這便是本書下編三章與外編第二第三章內容的由來。外編第一章則是 2012 年我學術休假期間，申請國科會赴海外短期研究經費，到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訪問教授，進行相關研究的成果。

上述研究，很難說是純文學領域的研究，而往往跨到文化、歷史、社會、地理、教育、宗教、性別、種族等不同領域，進行多元領域及學科的交集交叉比照探討。有些研究成果的題目，便直接彰顯這種跨領域的特色，如「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及「晚清女性紅樓接受的社會學探討」等。當然，跨域，只是研究的一個手段，其目的還在於問題的探討。而本書所探討的問題，倘若從其他領域切入，或與其他領域的問題交集討論，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資料、方法、思路的交織匯通，會產生更為有效，更具啓發性的作用，甚至還往往會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收穫。個中甘辛，難爲外人道；個中欣喜，亦難爲外人道。

這種所謂「跨域」的思路及做法，雖然我早已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施行、運用，然而，有關「跨域」的概念，卻是得自於好友黃賢強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前主任）。前些年，賢強兄先後撰寫及主編出版了《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族群、歷史、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與東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創作室，2011）。從賢強兄的書名及其書的精闢論述，我不僅獲得一種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喜悅，對「跨域」研究也有了更深入也更理念化的理解與感受。在此謹對賢強兄致以深切謝意！

從本書架構安排來看，上編爲（男性）主流研究，下編與外編爲（女性）邊緣研究。下編三章，爲清代女性《紅樓夢》題詠討論的系列；外編三章，從更大的範圍，更多元的角度，討論清代女性《紅樓夢》接受史及其研究史的相關問題。本書各章節，大多以單篇論文方式，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等地的學術刊物發表。如今經過適當的調整及補充，整合爲書，當能體現出更為充實的內涵與豐富的意義。

上 編

第一章 順康詞學：從「錯位尊體」 到「本位尊體」

一、引言

近世詞學家劉毓盤（1867—1927）曾在中國第一部詞史中說：「詞者詩之餘，句萌於隋，發育於唐，敷舒於五代，茂盛於北宋，煊燦於南宋，剪伐於金，散漫於元，搖落於明，灌溉於清初，收穫於乾嘉之際。」^①寥寥數語，概述了中國詞史的演進軌跡。從中可見，清代是兩宋之後詞學再次興盛的時代，而清代詞學的再次復興，亦經歷了由清初^②的「灌溉」，至乾嘉（1736—1820）的「收穫」的發展過程。所謂清初的「灌溉」，即指清初順康詞人爲廓清明詞頹風、重振詞學所作的諸多努力。

清代詞人對明詞批評甚烈：「夫詞至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明初詞人猶沿虞伯先、張仲舉之舊，不乖於風雅。及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王昶〈明詞綜序〉）

① 劉毓盤《詞史》（上海：群眾圖書公司，1931），頁213。

② 本書「清初」之概念，當以順康朝（1644—1722）為主，但也涵蓋雍正朝（1723—1735），甚至在評述到某些詞人詞論家時也或會下涉乾隆朝（1736—1795）。

明詞頹靡的原因及表現頗複雜，但推崇、效仿《花間》、《草堂》，競逐柔靡綺豔之風確實是最為明顯的。明人王世貞即云：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逾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為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王世貞〈翕州山人詞評〉）

王氏堅持詞為詩餘「詩人不為」的觀念，以「婉變而近情」、「柔靡而近俗」為詞之獨特體性。因此，推崇巧靡麗妍的《花間》、《草堂》為詞之典範。由此可知，明詞競逐巧靡麗妍的創作風氣，與明人的詞體觀有莫大的關係。「托體不尊」，正是明詞頹靡不振的重要癥結之一：「才士模情，輒寄言於閨闥；藝苑定論，亦揭槩於《香奩》。托體不尊，難言大雅。」（吳梅《詞學通論》）因此，清初順康年間大多數詞人在廓清頹風、重振詞學時，都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努力從不同角度與不同層面，揭斥「托體不尊」之弊。推尊詞體，蔚然成為清初詞壇的潮流。

清初的尊體詞論可分兩大類，一類便是所謂「錯位尊體」，即指試圖錯離詞學本位，在詞學本位之外，尋求推尊詞體的方式及途徑。具體地說，主要就是通過「攀附《詩》《騷》」及「雅正寄寓」兩種方式來推尊詞體。這是清初詞人最為熱衷的兩種尊體方式，但其結果，卻又最為令人困惑與失望。另一類可稱「本位尊體」——即立足於詞體本位來尊體的詞論主張。這顯然是一種回歸自我，立足於本位藝術生命的詞體自覺意識。

二、詩化：歷史之借鑒與時代之需求

早在唐宋時期，詞體創作便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

（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綯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舊唐書》本傳）

子野詩筆老妙，歌詩乃其餘波耳。（蘇軾〈張子野詞跋〉）

（蘇軾）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王灼《碧雞漫志》）

這些評論，皆將詞與詩作對比，揚詩而抑詞，詞只是詩之「餘」。「長於詩賦」，可受人們「翕然推重」；「為側豔之詞」，則被跟無賴行徑聯繫起來受非難。因此，宋人尊詞體，亦首先是使詞向傳統文學——詩靠近。如黃庭堅評晏幾道的詞：「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小山詞序〉）「以詩為詞」的開拓者蘇軾亦稱讚友人的詞：「微詞婉轉，蓋詩之裔。」（〈祭張子野文〉）、「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上陳季常〉）也就是企圖以「詩化」的方式來提高詞的地位。到了南宋，更有人以儒家「發乎情性，止乎禮義」的詩教主旨來衡量詞體：

文忠蘇公（蘇軾），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餘緒耳，尤有

與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觸興乎驚鴻，發乎情性也；收思於冷洲，歸於禮義也。（曾豐〈知稼翁詞集序〉）

（胡汲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出詩人禮義之正。（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

這顯然是「尊體」心切，企圖以揠苗助長的手段提升「小詞」的社會地位。前人的「尊體」經驗，無疑給清初詞人極大的啓發。清初詞壇的「尊體」言論，首先便是集中體現為將詞「詩化」，其具體做法則是更進一步地借探溯詞源之機，將詞上攀《詩》《騷》。「陽羨詞派」的主將陳維崧在〈今詞選序〉中疾呼：「僕本恨人，詞非小道！」他欲改變詞為小道的作法，便是攀附《詩》《騷》：「考其（詞）祖禰，具為《騷》《雅》之華胄，咀其雋永，絕非典謨之剩馥也。」如果說陳維崧在攀附《詩》《騷》時，還多少保留著詞的審美價值，那麼，丁澎（1622—1686）則是將詞的價值取向直接詮釋為「德業」的教化作用：「詩餘者，《三百篇》之遺，而漢樂府之流系，其源出於詩，詩本文章，文章本乎德業，即謂詩餘為德業之餘，亦無不可者。」（〈定山堂詩餘序〉）而「浙西詞派」的領袖朱彝尊，乾脆就將詞視為儒家政教的傳聲筒：「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及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德音。」（〈靜惕堂詞序〉）

不惟一般詞人如此，就連帝王也參與了這一場「尊體」大合唱。康熙在〈御選歷代詩餘序〉中說：

詞亦何可廢歟？……更以詞者繼響乎詩者也，乃命詞臣輯其風華典麗、悉歸於正者為若干卷，而朕親裁定焉。夫詩之揚厲功德、鋪陳政事固無論矣。至於〈桑中〉〈蔓草〉

諸什，而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蓋蕙茝可以比賢者，嚶鳴可以喻友生。苟讀其詞而引申之，觸類之，範其軼志，砥厥貞心，則是編之含英咀華，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該之也。……推此而沿流討源，由詞以溯之詩，由詩以溯之樂，即簫韶九成，其亦不外本人心以求自然。

在康熙眼中，詞體創作不僅是「風華典麗、悉歸於正」，起到「範其軼志，砥厥貞心」的作用，甚至連「揚厲功德，鋪陳政事」的詩教美刺功能也都包囊其中了。

清初順康詞人攀附《詩》《騷》以尊體的用心是顯而易見的^③，《詩》《騷》歷來處於中國正統文學的至尊地位，是文學政教的象徵。清初詞人攀附《詩》《騷》，即是欲借《詩》《騷》的煊赫權威來改變詞為小道的卑微身份，達到在觀念上推尊詞體的目的。這種「觀念尊體」，雖然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多少也會在心理上給予詞人支撐力量，使他們能在「《詩》之苗裔」的蔭底下，心安理得地進行小詞創作。

其實，「觀念尊體」說的紕漏是很明顯的。首先，是牽強附會。詞源追溯《詩》《騷》，其主要根據是認為《詩》《騷》有長短參差的句式，與詞的句式表現相似，並且與音樂有關。但是，《詩》《騷》與詞有三點重要區別：其一，前二者的句式長

^③ 當今論者多指出這一點，可參看劉慶雲《詞話十論》（長沙：岳麓書社，1990），頁1-3、60-68。方智範等《中國詞學批評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222-248。Chia-ying Yen Chao,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Tzu Criticism", in Adele Austin Rickett (ed.),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61.

短是不固定的，而後者的句式長短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就相同的詞牌而言）；其二，在辭（歌詞）與音樂的關係上，前二者是「以音就字」，後者是「由音生字」（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一）；或說前者是「緣詩而作樂」，後者是「倚調以填詞」（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其三，前、後者所配的音樂不同，清末詞論家江順詒在《詞學集成》中已指出：「究之《詩》中，一二字，八九字甚少。而一代有一代之樂，後人之善變，非磨礪墨守陳跡也。」即認為《詩經》所配的古樂，與詞所倚的新樂——燕樂不同。

其次，是不切實際。攀附《詩》《騷》的「觀念」尊體理論，與詞體創作發展的實際極為不相符。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詩》（及《騷》）被奉為教化圭臬，詩歌創作便被納入政教的軌道。入唐以後，詩歌創作雖然在較大程度上得到自由的發展，但隨著中唐儒學復興，也日漸重新負起了言志載道的重任。詞體在中晚唐勃興，在某種意義上說，便是趁當時政教鬆弛之機，為文人在詩歌之外另闢一片專屬個人情意抒發的「保留地」。宋人儘管對「詩餘」、「小道」、「末技」的稱謂不甚滿意，卻是頗為坦然地認同：

況西湖之勝概，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閒人……因翻舊闋之詞，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技，聊佐清歡。（歐陽修〈近體樂府·西湖念語〉）

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陳世修〈陽春集序〉）

此類言論，完全是立足於「詩餘」「小道」的觀念，其實質就是主張詩、詞分途。李清照（1084—1151？）在〈論詞〉中稱詞「別是一家」，便是詩詞分途主張的明確表述。主張詩詞分途，意味著宋人對詩與詞的創作，採用兩種不同的價值觀與衡量標準。從稱謂上看，「詩餘」、「小道」、「末技」確實含有不入正流、不登大雅之堂的輕蔑意味。然而，這一定位，卻使詞的創作能擺脫政教的絆縲，卸去道德的負荷，無所忌諱地抒寫衙府之外的風花雪月、帷帳之內的兒女私情。宋代道學興盛，作為正統文學的詩歌，責無旁貸地負起了言志載道說理的重任。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宋人認同、強調詞為「詩餘」、「小道」、「末技」，其實也就是欲借其自由獨立的身份，隨心所欲地抒寫任何難見於詩教的情與事。如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主將歐陽修，在詩中反映了不少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但在詞中所表現的，卻大多是「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踏莎行〉）之類的風月之景，乃至「夢裡似佯人睡，肌膚依舊骨香膩」（〈解仙佩〉）之類的香豔之情。換言之，詞體創作正是頂著「詩餘」、「小道」、「末技」等不雅聲名，走上了不受詩教控制的獨立發展道路，從而形成了頗具個性的詞學傳統。^④清初詞人高揚攀《詩》《騷》尊詞體的旗幟，雖然有滌除積弊、重振詞學的良好用心，但卻是以扭曲詞體的個性為代價，其結果，也就難免會玉石俱焚。

此外，清初詞人雖然攀附《詩》《騷》以推尊詞體，卻又大多保留著「詩餘」、「小道」、「末技」之類的稱謂，以此身份

^④ 參考王力堅〈宋代婉約詞與六朝詩風之關係〉，《文學遺產》1996年第2期，頁67—69。